

[设计理论]

# “百姓日用即道”对明清手工业及现代设计之影响探微

李翔宇, 李轶南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南京 211189

**摘要:**通过分析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深层含义及延伸发展,总结其对明清手工业及现代中国设计之影响,探究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的两面性,找寻其当代价值与归宿。结合明清文人著述与手工业成果,探析彼时设计思想的创新性与观察造物更新的前瞻性。从造物文化积累的角度反思“百姓日用”的保守性特质,运用当下富有代表性设计案例分析“良知天性”的当代价值归属。“百姓日用”曾一度促使明末造物工艺的空前繁荣,但其思想内在的保守性因应了故步自封的传统造物与管理模式,致使中国早期工业化停滞不前。其深层次的理念“良知天性”对当代设计找寻造物与生活的融合、机械与工艺的共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百姓日用即道;手工业;设计思想;造物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3)02-0001-07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3.02.001

## Effects of "the Truth is in the Daily Use of Common People" on Handicraf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Design in the Modern Times

LI Xiangyu, LI Yinan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eep meaning and extended development of Wang Gen's thought that "the truth is in the daily use of common people", its influences on handicraf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design in modern China were summarized, the d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design thinking mode in China was explored to seek its contemporary value and end-result. Combining the writings of literati and achievement of handicraf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innovation of design thought at that time and the foresight of observing the renewal of creation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reation culture, the conser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use of common people" were reflected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ttribution of "conscience nature" was analyzed through representative design cases at present. "Daily use of common people" once promoted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creation craf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its inherent conservatism responded to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led to the stagnation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ts deep-seated concept "conscience nature" is instructive for contemporary design to find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on and life, and the coexistence of machinery and craft.

**Key words:** the truth is in the daily use of common people; handicraft; design thought; creation

收稿日期: 2022-12-23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1BG111)

作者简介: 李翔宇(1998—),女,博士,研究方向为设计学,艺术学理论。

通信作者: 李轶南(1973—),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设计学,艺术学理论。

作为中国设计文化体系的上层建筑和设计思维诸要素的联结纽带,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不仅是回溯先民造物艺术逻辑发展的重要窗口,也对现代设计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从《易经》提出的“天人合一”整体图式,到《皇帝内经》中贯穿的系统思维与科学思想,其基于自然哲学的朴素辩证思想与系统眼光,既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相较于西方哲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和造物技术的发展。从整体思维出发,造物设计应被视为一个系统过程,是文人著述、工匠创造和百姓日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古代造物设计思想既包含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先进的理性精神,又因囿于时代惯性而呈现出其思想内部的局限性与保守性,从而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点,其进步性与局限性亟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系统总结。

“百姓日用即道”由泰州学派王艮提出,对明代江南文人思想与新兴市民阶层曾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放眼中国科学技术与造物设计的历史发展长河,其演变过程中因内在的保守性与落后性,亦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产生了负面作用。辩证剖析“百姓日用即道”设计思想,探索其在当代设计中的价值,正确看待技术发展下的设计制造,有助于设计者在当代日益成熟的商业环境与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剧变中,继续找寻设计的良好动机和理想目标,进一步探索设计与人、技术、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路径。

## 一、“百姓日用即道”的先进性

诞生“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明代社会以程朱理学和儒家文化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王阳明作为心学的创始人提出“致良知”的理念,认为良知之心离不开“日用常行”。这是王艮思想的雏形,但并未言及根本。后来,王艮在此基础上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虽继承了王阳明的“良知”一说,但改变了“致”的实际内涵。他的思想蕴含了鲜明的平民化价值观念,即将传统的圣人之道归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认为圣人之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行为并无二致。这一思想虽然与平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明代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但彼时朱熹的“理气”之辨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皆重视对“圣人之道”的探讨。王阳明的“良知即是天理”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但本质上仍是囿于传统伦理和道德直觉的唯心主义,淡化了实用知识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质上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心学思想中,对科学方法概念的掌握不及对内省冥思的侧重<sup>[1]</sup>。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顺应时代的呼声,其问世适逢其时,体现了鲜明的先进性特点。

### (一) 作为社会思想的创新性

就思想本身而言,王艮思想的先进性在当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百姓日用即道”相较此前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流派的核心思想发生了思想本位的转换。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开端,是因为此前社会主导思潮局限在儒家的风俗与伦理教化或宗教的经学劝服。“百姓日用”抛开程朱理学的“礼”与“理”,聚焦在人本主义,提出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与明末掀起的人性解放运动趋势合流<sup>[2]</sup>。

王艮提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这种相对进步的“平民风”,对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及市民阶层地位的提升均有促进。后来以李渔为代表的江南文人著述中展现出平民化倾向,可以推测王艮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对其后文人产生了影响。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及室内设计,强调物品的实用性:“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sup>[3]</sup>重视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是为“人”设计而繁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居室》《器玩》等篇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在卷七《香筒》一章中道“……以古筒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便不必置怀袖间。”<sup>[4]</sup>除了体现其高雅的审美趣味,可见当时文人普遍关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崇尚质朴实用。

第二,王艮的思想主体发生了转换。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主要分为两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主要聚焦探讨造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关于客体与客体的思考。《周易》中提到的“制器尚象”认为造物应该通过器物承载世间万物的物象与神韵。传统设计中对于数字、对称、形状、阴阳的追求都是“物以载道”的体现。用温润的玉石表现谦谦君子的美德(“君子比德于玉”),用鼎的端方赞美刚正不阿的品格,“器”成为解读和承传宇宙万物之“道”的载体<sup>[5]</sup>。设计是对宇宙万物的再现,是宏观伦理的具象表达。

第二种视角主要探讨造物与人的关系,是关于客体与主体的思考。“人为物本,物因人用”是古人最基本的造物哲学思想,我国重视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倡导“天人合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在宏大的自然观念中,功能与装饰的关系虽是永恒的主题,但多以宇宙万物的宏观伦理作为说明依据,万事万物

皆以道德规范为限制,与最基层的百姓日用间似乎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王艮将造物的指向限制在了“百姓”这一范畴,名为探讨人与物,实则探讨人与人,是关于主体与主体的思考。将“百姓”群体从“人”这一概念中细分出来,言简意赅地指明设计造物的终极目标是为最基层的百姓服务,反对前人津津乐道、严格执守的道学旧说,将此前被神化、圣贤化的造物理念平民化,真正将宫廷贵族、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作比较,是文人士大夫与平民百姓都能理解的道理。这一视角更加细致入微、深入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对封建礼制与等级桎梏的反叛,是思想上的解放与创新。

## (二) 作为造物理念的独特性

就思想对造物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说,“百姓日用”直接影响了晚明的文人趣味,学者聚焦于日用民生,市民文化向更高阶的艺术层面发展,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进步。明中叶后,手工作坊逐渐向手工工场转化,苏州织工,“什百为群”,城市工商业阶层日益壮大<sup>[6]</sup>。景德镇制瓷工厂发展迅速,宫廷设计艺术中心逐渐向民间转移,陶瓷等器物工艺的进步便是这一思想对造物发挥的直接影响。

就造物理念而言,王艮用造物知识积累的眼光审视造物的发展,道出造物专业化产生的真正原因。王艮提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侧,至无而有,至近而神。<sup>[7]</sup>”王艮结合王阳明的思想,认为凡事都是多次重复而形成的一套最合理、最简易、最省力的反应模式,反复习得使这种模式犹如人之天性,无需刻意修饰与安排便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所谓技艺的进步,工艺发展之“道”,都应多次反复尝试,依靠实践和知识的积累,不应刻意而为。这一思想从侧面总结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演变规律:造物知识基于不断积累而成熟。明代手工工场分工流水线的出现与专业部门的形成是技术熟练导致的飞跃,是手工业进一步繁荣的重要标志。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宫廷与贵族阶层享用的礼器走向大众(见图1),传统造物从少量承载重要寓意的礼器到百姓得以日用的生活用品,也是造物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

“精神性的特殊造物的发生有其必然的驱动力。<sup>[8][9]</sup>”王艮思想对造物发展的总结具有前瞻性和独特性。



图1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 二、“百姓日用即道”的局限性

### (一) 内蕴保守性特质

李立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中谈到:“(明末清初)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扩大了,而其中造物设计自身的发展又十分有限,器物变化不大,仍延续着传统设计的路子,未见跳跃式的发展,这与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同步。<sup>[8][9]</sup>”细究其原因,与王艮及泰州学派思想蕴含的保守性有关。王艮提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认为造物发展不应有任何刻意,本质上否定了跨越式的革新尝试。荀子认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这不仅适用于装饰与使用的关系,也是鼓励大胆创造,而“人为即伪”则与此背道而驰。

泰州学派发展至中后期,李贽将“百姓日用”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认为“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将“百姓日用”这一命题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但将“道”局限在穿衣吃饭中,否定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尝试,对造物设计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以明清家具设计风格变化为例(见表1),清代家具注重形式,不惜功力、用料,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化简素为华贵,风格繁缛富丽,装饰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掩饰造型设计的不足(见图2—3)。明代家具集中国家家具设计制造之大成,是当时手工业繁荣与审美走向实用的明证,也是“百姓日用”思想的价值体现。但同样地,“百姓日用”与“人为即伪”过分消极顺应,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手工艺管理制度,并未出现有价值的创造性革新,“百姓日用”促成了手工业的一时繁荣,未能对设计制造谋虑深远,反过来制约了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同样,明代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中提到:“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如飞鸢、水琴等类,又或非国家工作之



表1 明清时期家具风格对比表

类别	明代家具	清代家具
材料选用	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榿木等	紫檀木、酸枝木、花梨木、楠木、乌木、榿木等 <sup>[9]141</sup>
装饰风格	简素为主,注重整体造型,保留材质原本的纹理与质感	图案繁复,崇尚堆砌,尤其以宫廷家具最为明显。家具表面几乎从不留白,以浮雕、镌刻为主要装饰方式,工艺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造型特征	方正挺括为宜,直线与棱角较为明显,以端庄肃穆为主。注重比例与尺度关系的适宜,追求形式与功能的和谐统一	追求流畅的线条与雍容的造型,力求彰显工艺之复杂,形式大于功能



图2 明晚期黄花梨雕寿字纹五接圈椅



图3 清代乾隆藏鹿角椅

所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何为不甚关切民生日用? 何为国家工作之所需? 飞鸢、水琴作为全新的革命性尝试,被当时的学者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否定。短时间内无法迸发显著生产效益的发明创造被认为与国家长远发展无关宏旨,这一保守思想与清末中国的机械生产落后于西方有着直接联系。

## (二) 反映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明代重实践,轻空谈。重试验观察,轻繁琐考证。“百姓日用”主要从技艺积累的角度评价造物更新,但忽略了文化的积累,过分地强调了实验和重复的作用。虽然工艺发展具备早熟的理性,但思维方式和文化机制摆脱不了缺乏科学性的感性、经验形式。靠经验成为一种符号模式,束缚了创造的思维<sup>[10]73</sup>。明代手工业与工业技术发展已空前繁荣,“实用”学问登峰造极,包括农学、数学、地学、医学及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和造物设计思想也出现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王微的《远西奇器图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

的《天工开物》等,涉及设计工艺和审美方面还涌现了计成的《园冶》、文震亨《长物志》等<sup>[9]149</sup>。明末王微的《新制诸器图说》中已详细记载虹吸、鹤饮、转碓(即磨)之器三种,出现了早期的水力驱动锯和自行车(见图4—5)。后来,崇祯十三年(1640年)王微在另一部科技著作《额辣济亚庸造诸器图说》中提到“火船自去”,即蒸汽机原理。相比之下,1672年,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为康熙制造一部蒸汽机机车,西洋传入时间比中国已有的科学技术晚了32年,但早年的蒸汽技术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注意和重视。直至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命徐寿、华衡芳制造出中国第一部蒸汽机车,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史的奇迹”(见图6)。

这一令人痛惜的结局揭示出当时的中国并非缺少工业化条件,而是缺乏促进工业化的思想。“百姓日用”所认为的自然天成合乎规律,思索安排便是违背自然之“道”,淡化了勇于革新的设计造物热情,安于现状,不愿为新事物的推广创造条件。明末与清朝统治阶层追求奢侈,鼓吹“礼”的回归,设计思想仍然在“礼”和



图4 自行车(来源于《新制诸器图说》)



图5 水力驱动锯(来源于《新制诸器图说》中解木)



图6 蒸汽动力船复原品

“人”之间徘徊,在“圣人”和“百姓”之间周旋。民间日用的提花织机,景泰蓝、金银编织等工艺美术欣欣向荣,但科学发明与设计到明清已成强弩之末(见图7)。“百姓日用”并未真正撼动中国传统社会思维的根基,其残留的乡土观念与自给自足的封闭意识,对新机器、新材料的敌视抑制了新机器的研发和新材料的普及,技术无法获得实用推广的土壤。再者,“百姓日用”过分地强调日常生活的积累,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细列举出众多中国古代科技智力成果,但多为实用性技术的总结,纯粹的系统理论阐发则凤毛麟角。这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有机和非机械性,这种朴素自然主义哲学传统使“百姓日用”思想进一步向男耕女织的小农时代理想社会图景下沉,在现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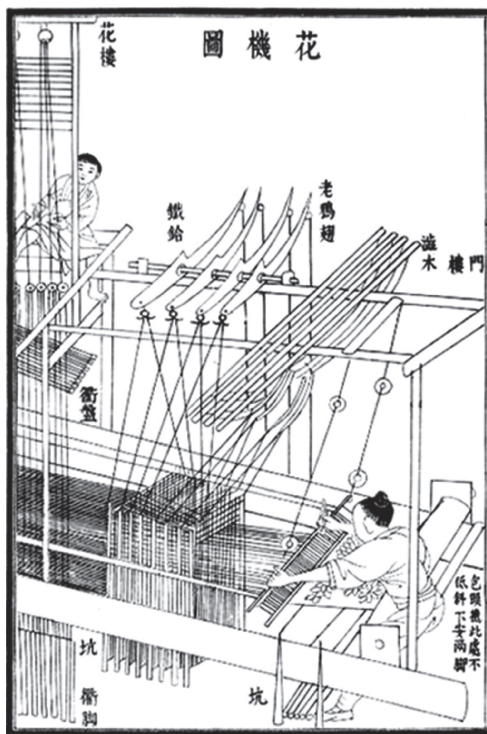


图7 提花机(来源于《天工开物》)

地心引力作用下,不断拘囿着技术应用与设计造物聚焦于小生产的狭窄天地。“百姓日用”将研究放在“实用”的目标上,停留在“形而下”的经验技术范畴,未将眼光投向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性高度。局限于小生产的狭隘胡同中,漠视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客观上导致近代科学技术最终未能在中国的摇篮里诞生。

### 三、现代设计中的“良知天性”

经济环境的日新月异和数字技术的滔滔巨浪之下,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革。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迁提醒设计师应当及时反思设计的社会价值和核心目标。现代设计的边界逐渐向整合社会关系、顺应经济周期和关注地域-全球环境的疆域拓展。如果过去的“百姓日用”是提倡让设计回归生活本真,当下的“百姓日用”已经成为包含着行为节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的整体系统。当生活成为设计,商业价值和行业竞争裹挟下的设计应当走向何方?针对这一命题,辛向阳提出:“设计要启发人类的善良。”保持健康的设计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才是现代设计不断创新前行的内驱动力。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思考设计中的“良知天性”,是对人与工业和自然如何互利共生的时代追问。

(一)“百姓日用”的现代创新——生活与造物的融合  
对现代设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自然与造物、装饰



与实用等问题。包括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和现代工业设计等门类的“实用性艺术”，不仅囊括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也关乎生活环境的美化、理想化等深层次社会责任<sup>[10]26</sup>。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与“良知天性”，除了关乎社会阶层的讨论，也有对自然与天理的探索。王阳明认为：“夫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他将良知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认为花草树木、山鸟鱼虫等宇宙万物均有如人一般的“良知”<sup>[12]</sup>。这在本质上与“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殊途同归，即将自然视为本真、视为人的上位。此后，王艮提出“良之天性，往古来今人人俱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如果人伦日用是立意做作、人为安排的结果，那就有悖于良知本义，违背了天然自有之理。良知天性凭借天然自由之理存在，因此产生的人类活动才能充满美的意味。

这种日用、造物与自然的系统论与一体观，弱化了“百姓日用”的保守性，将人伦物理上升到了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虚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合观此数语，便是宇宙在我，万化生身矣。若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白沙》之意？”<sup>[11]10</sup>王艮引用《陈白沙集》中的诗句，认为宇宙万物生于我心、出自良知。只有我心良知才能派生出欣欣向荣的大千世界。这种理论看似玄之又玄，但落实到设计中，其实是引向对物与我、自然与设计之间关系的哲思。

设计的“良知天性”探讨的是实用与装饰、造物与自然的关系。设计不是针对“物”，而是设计“事”。设计应当用造物构筑和谐的交互关系，蕴所有生活琐碎于其中，营造美目怡神的空间。2012年荣获普利策奖的建筑师王澍，在其著作中发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将房子做得和那些自发营造的平常房屋一样，但又有些不寻常？”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如何从‘百姓日用’中发现特色并创造特色？”王澍认为刻意的“设计”和“建筑”导致丧失了生活中基本的感官经验，营造、砌筑等建筑和设计活动都“必须和生活分不开”<sup>[12]72</sup>。这和“百姓日用”的思想异曲同工，但他又积极探索“百姓日用”中的创新层面并予以发扬。

“如果把‘自然’搬出就能解决问题，例如那类把‘自然本性’看作真实生活的源泉的泛泛而谈，是我所厌恶的。”<sup>[12]75</sup>王澍宣扬“并无什么自我表现欲望的纯粹的物观”，类似王艮的观点：“天理者，天然之有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刻意的人欲——刻意的造物是不予提倡的。不一味崇尚自然，不人为做作安排，追求人情味与自然共筑的世界。设计宁波博物馆时，王澍习得宁波地区的民间传统建造方法，回收

了七百万片因拆除古村落而产生的旧砖瓦、石料和陶瓷碎片，发展出一种与混凝土相结合的混合砌筑技术。这一名为“瓦爿”的技术是古人遗留的尘封技艺，宁波鄞州最后一块精美的“瓦爿墙”即将被拆除，技艺也因不再使用而行将灭绝。王澍与现代工匠经过二十多次的实验最终将它还原在宁波（见图8）。这是一个诗意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城市、人类与自然无分彼此，王澍将“人”摆在了合适的位置，以生活为本位而非个人，以万物为皈依而非仅拘泥于使用，使人造的自然物具有“时间”的价值加成。无论是建筑还是造物，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自然法则的学习，构成“诗意的系统”。“百姓日用”并不是指简单地禁锢于传统，这是现代设计应该追求的“良知天性”。



图8 宁波博物馆

## （二）“良知天性”的工业传承——机械与工艺的共生

这种自然而然地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与洞察能力便是设计师的“良知天性”。而机械生产与手工艺的无端摩擦成为设计发展的隐忧。如果将手工艺看作自然的造化、“百姓日用”的结晶，又该如何定义商品经济下的机械工艺？是否机械就意味着“良知天性”之温度的丧失？柳宗悦认为，机械产品的最大弱点是徒劳地模仿手工艺品。因此，产品必须寻求适合于机械的美。用新的科学性材料开发新的产品，与机械的性质相统一，所产生的朴素又明快的器物同样符合美的理想<sup>[13]</sup>。服装品牌“在地拾用”回收废旧编织袋作为通勤包面料，因材质的不确定性，每款包都无固定花色，因此成为环保潮牌（见图9）。设计师为机械流水线选择了合适的材质与工艺，废旧编织袋耐脏、耐磨的长处恰到好处地得到保留与发挥。这一设计方式便是“百姓日用”的升华，这种“纯粹的物观”因其环境友好的理念，反而获得了独特的个性，自然与个人在这一设计过



图9 “在地拾用”编织袋通勤包

程中是互相成就的。

王澍谈及宁波滕头案例馆的大体意向时说:“形体方正,简单平静,震撼人的东西将隐在建筑内部。在一堆喧闹的建筑中,最平静的那一幢才最让人无法忽略。<sup>[12][21]</sup>”顺应自然发展之道,遵从良知与本心的设计自有其从容与静穆的气度。无论是机械还是手工艺,传统造物抑或潮流设计,都有其“良知天性”可以找寻。对生活的尊重蕴含于物的温度中,“百姓日用”因此令人回味。

#### 四、结语

本文围绕“百姓日用即道”这一思想,讨论其产生背景、影响及延伸发展,结合现代设计现象阐释“百姓日用”的当代语义,为其在造物领域寻求积极合理的传承与发展方式。“百姓日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造物工艺的发展盛况空前,平民意识觉醒促使文人著述与工匠创造均呈现崭新气象。综合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工艺设计水平,相较彼时的其他文明,某些方面可谓遥遥领先。然而其思想内部的保守性因应了故步自封的师徒相承或父子相传的造物惯性与保护模式,翻译泰西新知的先贤大儒如徐光启、王征诸人平素与工匠并无直接接触,以致外来新知并未能有效传导至实际的生产部门,遂使中国早

期工业化陷入停滞。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其深层次的理念“良知天性”是当代设计亟需找寻的设计本真。如何处理好自然与个人、传统与当下的关系依然是时代大潮下设计者的共同使命。让传统技艺成为当下“活的实践”,最终仍需回归于万物一体的日常生活与活泼趣味之中。

#### 参考文献

- [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540-542.
- [2] 李霖. 试论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是道”思想之发展[D]. 太原:山西大学,2012.
- [3] 李渔. 闲情偶寄[M]. 江巨荣,卢寿荣,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7.
- [4] 文震亨. 长物志[M]. 李瑞豪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2:6.
- [5] 余强. 设计艺术学概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 [6] 王树良.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影响下的晚明设计[J]. 艺术百家,2005,21(2):134-136.
- [7] 王艮. 王心斋遗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8] 李立新.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9] 吴振韩. 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与家具风格演变研究[D]. 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1.
- [10] 柳冠中. 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 [11] [明]王艮. 王心斋全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12] 王澍. 造房子[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
- [13] 柳宗悦. 工艺文化[M]. 徐艺乙,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8-79.

责任编辑:陈作